

列宁关于通过国家调节商业 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

熊懿求

如何认识商品货币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是一个有重大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的问题。列宁提出通过国家调节商业过渡到社会主义，并且据此完善和发展了新经济政策，把苏维埃俄国从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中拯救出来，使苏维埃俄国的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无产阶级政权得到巩固和加强。列宁提出通过国家调节商业过渡到社会主义，也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巨大发展。

列宁如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也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商品经济”^①，并且自始至终坚持这一观点。有关过渡时期的商品货币关系，列宁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十月革命前和十月革命后的开始阶段，列宁对过渡时期的商品货币关系持基本否定的态度；末后，经过几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列宁认为苏维埃俄国要通过国家调节商业过渡到社会主义。我们可以把列宁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来研究。

一、1921年3月以前：用行政办法消灭商品货币，按共产主义原则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

十月革命后，列宁和俄共（布）直接面临着如何处理商品货币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关系的问题。1921年3月以前的阶段，列宁是如何认识和处理这种关系的呢？

1918年3月，列宁在为俄共（布）起草的《党纲草案草稿》中这样写道：“起初是国家对‘贸易’实行垄断，然后以通过工商业职员工会在苏维埃政权领导下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分配来完全彻底地代替‘贸易’”。

“不要废除（暂时地）货币和禁止单干户个别地签定买卖合同，我们应该首先通过生产消费公社依法实现所有这些合同。”^②

1919年上半年，列宁继续肯定“货币暂时还要保留”，在过渡时期，“还要保留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列宁认为，这是因为“要消灭货币，需要很多技术上的成就，而困难得多和重要得多的是组织上的成就。”^③

同时，列宁进一步强调，“货币是向一切劳动者征收贡物的凭证，货币是昨天的剥削的残余。”^④强调“俄共将力求尽量迅速地实行最激进的措施，来准备消灭货币”^⑤。提出“在分配方面，苏维埃政权现时的任务是坚定不移地继续在全国范围内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⑥

从以上的引证，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在这个阶段，列宁不但把商品货币关系看成是旧经济结构，看成是社会主义的异己之物，而且把苏维埃条件下的货币看成是昨天的剥削的残余，主张采取最激进的措施予以消灭，用有计划有组织的分配代替贸易。列宁的这种观点并不是根据1918年夏天以后的战争环境提出的，而是早已有之；也不仅仅是由于当时资产阶级分子手中拥有大量货币，可以用来向劳动者征收贡物，更重要的，是由于列宁认为商品货币与资本主义结有不解之缘。

第二，但是，列宁同时主张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保留货币，这表现出列宁在处理过渡时期商品货币问题上持谨慎态度的。

第三，列宁并不认为过渡时期存在保留商品货币关系的经济根基，其所以不应该一

下子废除货币,仅仅是因为当时苏维埃俄国缺乏相应的技术和组织上的成就。就是说,要消灭货币,需要找到直接用时间来计算和比较不同质的劳动的办法,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有计划地分配产品的组织机构体系。这一切都要花费时间才能解决。

苏维埃俄国的战时共产主义,即“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⑦,主要就是—种对过渡时期商品货币关系持否定看法的实物经济体制。

毫无疑问,同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和严重饥荒相联系的战争环境对战时共产主义的实施起了重大作用。要在这种条件下赢得战争,不可避免地迫使苏维埃政府高度集权,用行政办法来控制经济,这为走上战时共产主义造成了阶梯;在这种条件下,斗争的逻辑会促使苏维埃政府为了应付眼前急需而无暇考虑长远后果,采取过激措施;同时,在残酷战争中取得的胜利,也不可避免地使人产生出幻想,似乎可以用解决战争的办法处理经济问题,从而推动战时共产主义思想和政策的发展。

但是,如果对过渡时期的商品货币关系持否定态度,即使不出现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也很难设想不会实施没有“战时”的战时共产主义。战时共产主义绝不是什么迫于战争环境而采取的临时措施。

余粮收集制是战时共产主义体制最重要的内容,而余粮收集制的实质,正是否定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和个体农民经济之间的商品货币关系。实行余粮收集制的指导思想,是俄共(布)当时“认定,农民按照余粮收集制会交出我们所需数量的粮食,而我们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我们就可以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战争和饥荒,只是更加促使俄共(布)在这方面“犯了错误”^⑧。

苏维埃政府在经济管理方面极端集权,对产品实行直接调拨和实物配给,也同列宁和俄共(布)在内战之前提出的用“有计划、有组织的分配来完全彻底地代替‘贸易’”以及“将全体居民强制地联合到生产消费公社里来”^⑨的设想完全一致。

如此等等。

1921年,列宁在回顾1918年春天的思想和政策时,曾经说,那时认为要“先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然后再实行社会主义”^⑩,“不经过一个实行社会主义的统计和监督的时期,即使要走上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也是不可能的。”战时共产主义与此“相抵触”^⑪,而新经济政策则与之相通,也是设想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但是,我们不应象有的学者那样,据此认为战时共产主义和1918年春天的思想、政策根本不同,是由于战争爆发,迫使苏维埃政府放弃1918年春天的政策,转而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我们不能只看到两者的差别,而看不到两者的一致,看不到两者都对过渡时期商品货币关系持否定态度。而一致的方面还是主要的,我们甚至可以把1918年春夏看成是向战时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如果仔细读—读列宁的著作,我们就可以看到,1921年10月以后,列宁更强调两者的一致。例如,他把“1921年春天以前三年多的时间所采取的计划(或方法、制度)”归结为同一类型,都是试图“直接和彻底摧毁旧社会经济制度而代之以新社会经济制度”^⑫;他强调早在1917年底1918年初,俄共(布)估计革命的发展,就“多半(甚至我记不得有任何例外)都是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这种推断出发的”^⑬。与此同时,列宁多次谈到1918年春夏的思想、政策与新经济政策的区别。列宁说,1918年春天谈到把管理工作摆在首位时,“根本没有提出我们的经济同市场、同商业有何种关系的问题。”^⑭在谈到国家资

本主义问题时，“很重要的一点，，即关于对国家资本主义有根本意义的贸易自由，在这里一个字也没有提到。”^⑤否定商品货币关系，使得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被否定，试图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实践的结果必然是战时共产主义。

二、1921年3月—10月：通过商品交换过渡到社会主义

在这个阶段，列宁对于过渡时期商品货币关系的认识，集中地表现在提出通过商品交换（非货币的实物交换）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著名论点。初期的新经济政策正是以这种认识作为理论根据。^⑥

由战争转向和平，由军事战线转向劳动战线，使工农关系发生了变化，需要相应地调整政策。战时共产主义体制固然帮助苏维埃政权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同时导致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⑦，使苏维埃共和国再次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更促使列宁和俄共（布）重新考虑工农关系问题。1920年底，列宁开始设想“对农民的态度：捐税+奖励”^⑧。1921年2月，明确提出“满足非党农民关于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愿望”和“使农民在地方经济流转中有更大的自由来运用其纳税以外的余粮”^⑨。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战时共产主义由此转到了以“通过商品交换过渡到社会主义”为理论根据的新经济政策。

“通过商品交换过渡到社会主义”和新经济政策的提出，意味着列宁和俄共（布）对过渡时期商品货币关系的看法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具体地说，这种变化有以下几点：

第一，开始注意到苏维埃俄国过渡时期存在着保留商品货币关系的经济根源。在苏维埃俄国，农民占人口多数，而“小农只要

还是小农，他就必须有同他的经济基础，即小规模个体经济相适应的经济刺激、推动和鼓励。这里是不能离开地方周转自由的。……农民要求在实践中向他们证明，掌握工厂和工业的工人能够同农民建立周转关系。”^⑩

第二，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认为应当把“种地的农民和经商的农民、劳动的农民和投机的农民分别开来，划分开来。这种划分是社会主义的全部实质所在。”^⑪认为小农“反对由国家分配农产品”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间的“极其残酷的斗争”^⑫。现在认为，农民的“自由贸易”对社会主义“不可怕”^⑬。一定程度的商品货币关系、地方范围的贸易自由“不仅不会破坏，而且会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权”^⑭。它还有利于发展农民经济的生产力、发展小工业，有利于同官僚主义进行斗争^⑮。

第三，过去认为依靠余粮收集制从农民那里取得粮食，分配给工厂，就可以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现在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在同农民进行商品交换”^⑯。尽管这种商品交换是非货币的实物交换，但同过去认为无偿地从农民那里取得粮食才是社会主义相比，无疑是朝肯定商品货币关系方向迈出了艰难和决定性的一步。

这里有一个与前面讨论到的相同的问题。这就是，1918年4月，以至这一年下半年战时共产主义开始实施以后，列宁和俄共（布）也曾经试图通过工农业间的商品交换从农民手中获取粮食，并且颁布了有关组织商品交换以加强粮食采购的法令，应当怎样认识上述两种商品交换之间的异同呢？毫无疑问，两者有类似之处，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别。1918年的指导思想是用有计划、有组织的分配代替贸易，搞非货币的商品交换是使原来的商品经济逐步变为实物经济，实施的结果是走向战时共产

主义。而1921年的指导思想是开始肯定过渡时期的商品货币关系,是在吃了战时共产主义的苦头以后向后退。商品交换,非货币的实物交换,是必然搞不下去的,而在1921年的指导思想下,商品交换失败的前途只能是向通常的买卖、向货币交换和商业发展。

由否定过渡时期的商品货币关系到肯定这种商品货币关系,其转变过程是十分艰巨的,不可能一下子完成,直到1921年8月9日,都还处在转变过程中。在这个阶段,列宁是在这样一个范围内肯定过渡时期商品货币关系的:其出发点是,满足小农的要求,向小农让步,恢复和提高农民的生产力,巩固工农联盟;其限度是“商品交换+地方范围的贸易自由”。可以说,这还只是在自然经济范围内肯定商品货币关系,这个时期还是由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阶段。

三、1921年10月以后:通过商业过渡到社会主义

在这个阶段,列宁仍旧把商品货币关系看作旧的经济关系,但却认为苏维埃俄国在过渡时期应当广泛地加以利用,应当通过国家调节商业过渡到社会主义。

列宁和俄共(布)在1921年3月到9月关于通过商品交换巩固国营工业和农民经济的结合、通过商品交换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尝试没有取得成功。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商品交换没有丝毫结果,私人市场比我们强大,通常的买卖、贸易代替了商品交换。”^②

关于商品交换失败的原因,列宁认为主要由于苏维埃俄国缺乏高度的经济和文化水平,没有发达的大工业,原有工厂又受到破坏,不具备相应的条件。现在看来,商品货币关系只有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会退出历史舞台,在此之前,人为地推行非货币的实物交换,只能是一种倒退,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商品交换的失败和一些省份用货币交换代替的实践,使列宁深感“我们还在耽误时间。做买卖的浪潮比我们有力。”^③1921年10月,列宁和俄共(布)决心进一步退却,退到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提出通过商业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并以此作为新经济政策的新的根据^④,使新经济政策得以十分明确地规定下来^⑤。列宁对于过渡时期商品货币关系的认识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第一,现在不但肯定商业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而且提出了无产阶级国家“国营商业”^⑥的概念。这一概念暗含的思想是:过渡时期商业可以是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包括商业这一组成部分。过去则把商业看成仅仅是私人商品生产的必然特性问题,只存在私营商业,“私人的非国营的交换……即商业”^⑦国营部分只是“国营的交换”。

第二,由一般地肯定农民的自由贸易对社会主义不可怕,地方范围的贸易自由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政权,进一步,主张贸易可以超出地方范围,并且认为通过一定方式,通过合作社,可以使私人买卖利益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使前者服从后者。认为通过合作社这种买卖机关可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⑧。

第三,和过去不同,现在不是试图利用自然经济形式或者在自然经济限度内承认商品关系来发展农业生产,那是行不通的。而是确认“商业政策的基本任务应当鼓励农民变消费经济为商品经济,因为只有这种转变才能保证提高农业生产”^⑨。也不是试图通过维护自然经济、实物经济来把农民引向社会主义,实物经济“不仅没有接近,反而使我们离开社会主义”。纯粹“消费经济”的合作化是极其困难和不稳固的。在商品性生产情况下,农民会处在“国营商业机构和生产机构最有力的影响之下”,有利于

稳步过渡到社会主义。^⑤

第四，通过国家调节商业过渡到社会主义还包含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思想：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必须考虑市场规律的要求。1921年10月以后，列宁曾经多次谈到这方面的问题，如前所述，列宁在回顾和评论1918年春有关把管理工作摆在首位的政策时，说当时根本没有提出我们的经济同市场、同商业有何种关系。列宁还说，新经济政策（其实质是承认商品关系、承认市场）“是我们开始真正学习管理经济的一种形式”^⑥，等等。

具体地说，以通过国家调节商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为根据的新经济政策，在苏维埃国家的经济管理方面，要求处理好计划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列宁十分明确地指出：

“新经济政策并不是要改变统一的国家经济计划，不是要超越这个计划的范围，而是要改变实现这个计划的办法。”^⑦关于这个问题，俄共（布）当时的有关决议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指出：建立工农各部门之间更正常的关系，拉平轻重工业的水平，“只有在市场和计划之间建立了正常的关系后才能解决。”经济领导机关必须“经常警觉地适应市场情况和市场关系”。既不能使“集中的调节工作落后于显然已经成熟的对调整的需要”，也不可以“企图通过有计划的干涉跑在经济发展的前面，企图以行政措施代替市场调节工作”^⑧。“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掌握市场，通过有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的精确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⑨应该说，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国民经济管理要处理好计划和市场相互关系的问题，并在实践中进行了探索。

以通过国家调节商业过渡到社会主义为理论根据的新经济政策，在经济管理方面还提出了国营企业按商业化原则办事，实行经

济核算制的问题。前一段，人们仅仅把新经济政策看成适用于私人资本主义成分和小商品经济成分的东西；随着经济生活中市场和商业的发展，列宁和俄共（布）进一步发觉新经济政策的原则也应当适用于国营企业，国营企业要实行经济核算。“国营企业实行所谓经济核算，同新经济政策有着必然的和密切的联系，……在容许和发展贸易自由的情况下，这实际上等于国营企业在相当程度上实行商业原则。”^⑩列宁强调：“只有在这个独立会计的基础上，才能建立经济。”^⑪必须“按商业化原则办事”^⑫。而所谓按商业化原则办事的经济核算，当然不仅仅是要求企业算算帐，核算一下收支和盈亏的方法性问题，而是同承认企业物质利益有紧密联系的新的经济管理体制。正因为如此，列宁才提出要注意防止企业过于热心本位利益的现象。在列宁领导之下，苏维埃政府于1921年8月9日颁布了《关于贯彻新经济政策原则的指令》，第一次提出把经济核算作为国营企业的主要管理原则。同年12月俄共（布）全国代表会议又把“经济核算制应该是所有国营工业的基础”的思想写进了自己的决议。

以上表明，列宁对过渡时期商品货币关系的认识进一步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这就是把商品货币关系看成一种虽然根源于小农经济的存在，但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因而不能不涉及整个国民经济并且据以改组整个经济生活的经济关系；看成是促进自给自足的生产向社会化生产发展的经济关系，并且提出学会“做文明商人”，不是“按亚洲方式做买卖”，而是“按欧洲方式做买卖”^⑬，也就是要苏维埃商业摆脱自然经济的束缚，为社会化生产服务；甚至把国家调节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以及由商品货币关系推动的社会化生产的发展，看成是从前资本主义的自然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的必由之路。

当然,列宁在认识上并未突破把商品货币关系看成只是私有制产物的观点的界限,还认为仅仅是由于苏维埃俄国经济落后,广泛存在农民经济,才需要在过渡时期保留商品货币关系。如果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就不需要这样。就苏维埃俄国来说,当大工业得到恢复和发展的时候,也可以“实行正确的产品交换”^④。其所以如此,应该说与列宁去逝过早,所经历的社会主义实践只短短几年有关。历史表明,列宁的认识是紧紧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前进的。

注释:

- ①《列宁全集》(根据俄文第四版译出的中文版,下同)第15卷,第112页。
 ②③《列宁全集》第27卷,第143、143页。
 ④⑤⑥《列宁选集》第3卷,第838、837—838、750、749页。
 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列宁选集》第4卷,第57、660、574—575、

660、90、86、621、519、682、583、684页。

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列宁全集》第33卷,第43、43、65、66、79、73、143、84、82页。

⑰“农村的余粮收集制,这种解决城市建设任务的直接的共产主义办法,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它是我们在1921年春天遭到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主要原因。”——《列宁全集》第33卷,第45页。

⑱《列宁文稿》第3卷,第390页。

⑲⑳㉑㉒㉓㉔《列宁全集》第32卷,第123、207—208、312、208、317、315页。

㉕《列宁文稿》第9卷,第459页。

㉖㉗参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79、167页。

㉘㉙㉚《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2分册,第167、259—260、137页。

㉛加里宁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转引自《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中文版,第2卷,第120页。

㉜《列宁全集》第35卷,第534页。

㉝《列宁文稿》第4卷,第288页。

(责任编辑 沈晓冰)

(上接第34页)欧共体7月30日提出一项建议,把1986至1996年之间对农民的补贴削减30%,这无疑更是火上浇油。此外,欧共体一些国家也担心欧共体的地区结构基金、农业基金会因两德统一而减少,东德农产品进入西欧市场从而形成竞争压力。

4、两德统一使西德经济向东扩张

西德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投资大国,其投资重点是英、法以及西班牙等欧共体国家。随着德国统一,西德企业均表示出对民主德国及东欧地区的投资兴趣。其中东德拥有独特的优势,44%被调查的企业希望去东德投资。西德企业将利用东德劳动力和技术力量同西德制造业的强大基础相结合,大大提高经济贸易竞争能力,德国企业将席卷欧洲东部。在卷入东欧经济问题上,西欧各国原有的格局将会得到改变,预计对欧共体的投资会减少。

在对外贸易方面,民主德国所占的比重明显上升,今年头5个月西德对民德的出口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7%,而西德对欧共体国家的出口却出现了负增长,长期来西德严重依赖西欧市场的状况有所改变,这不能不说是西德对外贸易格局中一个令人关注的变化。据分析,西德对西方贸易的减弱与对东方贸易的明显上升,这一趋势将继续扩展。

德国统一,其影响是多方面的。但德国的统一首先意味着德国重新获得主权,在政治上与其他国家是平等的。它不再是“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矮子”,它无疑将成为欧共体里的平等国家中的老大,因为没有任何理由阻止一个主权国家像其他主权国家那样为自身谋取政治的、经济的乃至军事上的利益。问题的复杂性正在于此。

(责任编辑 林玲)